續高僧傳卷第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左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一十六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一

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鸞傳三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傳四

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永　亡名

魏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揚都莊嚴寺釋僧密傳八

梁揚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智琛

梁揚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梁揚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一　[illegible]

梁揚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illegible]

梁揚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十三

梁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梁揚都凡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illegible]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illegible]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傳十七

法文　法度　法護　本闕

梁揚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琰 道標 本闕
梁揚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本闕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欲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沓縣建安寺沙門慧通通素无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勤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為辭嘗寓坐有胡僧盖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為五衆之傑則為八州刺史兼敘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及以數論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坐紛綸飛伏雍容摸揩故早為皂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闡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曆告終梁

祥伊始超現疾新林情存拯溺信決
之閒聲馳回下寺有別勅乃授僧正
戒德內備威儀外攝凡在緇侶咸稟
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白足健步衣
服等供自資教所被五部靈章咸稟
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
化導故諮覺鋒起懸辯若流又經聚
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
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既而
言曰當率集同緣共來食受不言姓
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坐客
貌瓌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通
徵異為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並果
幽尋而異從之者闘于數里山人桂
視唯見趨身射獵之徒莫不自息
天監年中帝請為家僧禮問殊積
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
猶漏皇明所屬撥探群經圓壇更造
文義斯備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
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禮如法勤修
上復齋居宣室並其勤行戒品西申
讚悅時共延美向超鳴謙謁禮好靜
篤學從之遊處未覯慍喜之儀加以

形過八尺要帶十圍雅容高步當時
譽顯帝又請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上
臨聽覽末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
搆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
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搆青山以攝
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
交横入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
决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
以陵谷乎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閑
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
神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
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爲
立碑湘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爲製
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
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
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爲帝王師
焉母劉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
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
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
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爲靈粲故風鑒
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
惟聚沙爲佛塔疊石爲高座七歲便

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
文見意己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
為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
蠶桑為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纊纊
季父憙畋獵化終不改常嘆曰飛走
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别
乃絶膻腥對交遂避於他里恣行勤
栽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
日煞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促來就
死驚覺汗流詰旦便毁諸獵具深陂
前各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
頭騰倚隨之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
不甞見寺世崇黄老未聞佛法而宿
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
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
因乃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
于剡徧礼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
多究經典故東境謡曰少達妙理婁
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辞
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
静静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揔持為
特進顔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
静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

紀及靜之去亡盡心喪之礼服闋之
後卻粒巖栖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
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
德雅相嘆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
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
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敬衆咸懷不
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為釋門領袖
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為貴勝所
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為剡
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礼於鍾山雷次宗
舊館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任
此寺結宇山樹蹊壤幽岫雖邑居非
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
焉之託顒嘆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
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
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
弘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
開法花大品淵遇疾晝寢見胡僧云
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
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
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
也每見輒趣為礼或問此乃君族下
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

天下豈老夫欲致而已時人未喻此
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且約孝通冥
感思歸省覲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
號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
慈道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約隆
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
自娛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
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停赤松澗遊止
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
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
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嫉猶
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
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臥見二青
衣女子從澗水出礼悔云夙障深重
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求授戒自尒
災怪永絕及沈侯罷郡相攜出都還
住本寺恭事勤肅礼敬彌隆文章往
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
時臨官蒞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来
未嘗以朱門蓬戶為隔齊建武中謂沈
曰貧道昔為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
僕之省檀越為之當復入地矣天監
元年沈為尚書僕射啟勅請入省住

十一年臨[illegible]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
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
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殯故其預擊
未然皆此類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
九部皆溫習會襟陶鎣標抱顯說
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隆益群品
皇帝斲彫文璞信無為道發菩提心
搆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廣既
為万善之本實亦眾行所先譬巨海
百川之長若須彌羣山之最三果四
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立帝
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儀
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
資人弘理无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
立且帝皇師臣大聖師友遂古以來
斯道無墜農軒周孔憲章仁義況
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
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闍梨之尊
屬當智者之号逡巡退讓情在固執
慇懃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
勅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今去
來禁省礼供優給至十八年己亥四
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

[illegible]

寺華覺慶降彫玉華居萬年之命申
在三之敬暫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
淨儀曲躬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
散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
列施滌揭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
之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
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
時有一乹鵲歷階而昇狀若食受至
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
雀驅斥不去物乃聽上徐行至壇俛
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
果終其至誠更為說法後數日二鳥
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
以錦濁幡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
地數丈天人圍遶為衆說法以事而
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
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議之而變悅
閑靜祥華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
故使麏麚群於兕虎梟鴦狎於鷹鸇
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
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
媪賷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
[illegible]寸自摘於庭六青庭樹也約曰

[illegible]
此書美也不我依看如其要也勿示
勞視經七日又見一虫請書而退此樹
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
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
寸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
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号為本生
寺大同二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
孝者里緇雲舊壤傳芳圖諜山皿盡
是擅奇函是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
約飯飼松木三十餘年布艾為衣過
七十載鳥謙並操擅望當時乃以大
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日晝鳥
嘗未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
日現疾北首右脇而卧神識怙愉乃
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憐
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
說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奉敎
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
左右肅然乃曰大生有死自然恒數
勸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
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
臨訣悲慟傢宰輟聽覽者一句有一
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

瑞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
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
啓塋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
迎者手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
吼淚下交流至塋日勅使舉從部伍
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
鶴一雙繞墳鳴唳聲甚哀婉塋後
三日欻然永逝下勅竪碑墓左詔王
筠為文
釋曇鸞或為巒未詳其氏鴈門人家
近五臺山神迹靈怪逸于民聽時未
志學便往尋焉備覩遺蹤心神歡悅
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
四論佛性彌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
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
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
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
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
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瘉欲繼前作
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
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
心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剋既已方崇
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

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
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
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
為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
曰斯非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
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
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
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
殿中傍无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
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
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
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
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
無錯誤帝極嘆訝曰此千迷道從来
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
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礼接問所
由来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
来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
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
尋致書通問陶乃荅曰去月耳聞音
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礼歲積故
使應真来儀正尒整拂藤蒲具陳花
水端襟錣思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

援對故然便以仙經十卷用酬遠意
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
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
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
廟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
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
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帖然安
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為江神
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
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
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
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唾地
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
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
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
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尋頂
受所賷仙方並火焚之自行化他流
靡弘廣魏主重之號為神鸞焉下勅
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
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
業今號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
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
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

蓬勃音聲繁鬧預登寺者並同矚之
以事上聞勅乃葬于汾西泰陵文谷
營建塼塔并為立碑今並存焉然鸞
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
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
用為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
隨文注之又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
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
世仍自號為有魏玄簡大士云
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
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
慾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
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厭世出家具
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旻公講釋成論
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
吾沭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
非所聞義淺為是善教使然乎乃試
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
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
李子數斛擬欲噉之先得披葉覓高
悟曰吾正應從學必截深極矣尋今
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蹟傳業
便迴聽焉既闡論本制不許往唯有

一披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忽
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
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為本有用廣細
而折之時以為穿鑿有神思也梁武
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參義學必須
碩解弘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
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傖僧詣法
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
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
道如川流當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
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恰服致敬曰
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
而隱遂援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
都嘗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蜀講衆病
皆除識者以為寺神之所護矣于時
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
敞玄門而聽徒濟濟莫斯為盛又
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
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
誤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
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辯物
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
及三藏等論沙門寶彖保該智空等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十六張 右

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勅卷既成王
賜錢十万即於龍淵寺分贍學徒頻
教令講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
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躡自策杖戴笠
儼若屬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游
者後遇時患藥雜豬脂排而不服非
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
怡悅礼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
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
但自强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
矣遺屬道俗憑為莊嚴便洗浴剃髮
剪爪礼拜嗽口坐于龍淵寺摩訶堂
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
七年七月二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豊
者因病氣絕而心上温五日方醒云
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
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礼更無言
說惟盡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
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
擎生粱粲令韶者之有數十僧来迎
豊惟識智慈二禪師擔花列道騰飛
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
絕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

七寶掃到天宮殿論堂中其地如水
精牀席華整亦有麈尾几案蓮華滿
地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
歸其生滅寘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
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
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
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
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
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
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
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
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
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
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
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
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
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為龜
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
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帙十卷
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

納受錫入於毋胎因而生焉天性疎
朗才術高世雖曰可部及對孝文不
來帝言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訓
定邪正開擇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
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号
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
讀知偽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
通擇典筆置廳架鳥遂銜飛見此異
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
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
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
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
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
杖之而從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
遙礼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
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
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鬘後從
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
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
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
匠百數何世无行藏何時無通塞十
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梱

勑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絕迹
崑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
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
許繼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
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
化爲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
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
禮魏主邀登昆季榮授爵以其本
姓不華改爲耐謫說之盛四時不
輟末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
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
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釋僧審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
便從剪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
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
將欲廣開視聽師弗之許也因尒潛
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
聲華育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
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
彰異深流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
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
法汰頗謂羅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
無經不諳專以成實繕奇負氣高論

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滔相
議搆於竟陵王盜不敘獨清任其書
罪乃各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
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
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弭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
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
衆皆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
涅槃法華閒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
世務承齊竟陵王盛延勝道盛興論
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
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久之嘆曰
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
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
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
禮廬江何點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
伸其戒語論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
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
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
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
言無所推屑每高略撿流物不有平
由是埃壈弭宣陞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

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
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
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
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
門法珎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
先後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見旻
解冠一方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
繼晝但性偏躁銳不顧切少頗望已
多每打髀嘆曰為余漢漢生肇笑人
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弥復勇
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
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
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是也
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
日懃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
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
觀名架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
無遺隱若復為賓雅伏意氣未相擊
杭若遇機臨無不應蹋同寺僧道賁
年齒小大亦徽向學方而性多怠惰
未能剋已㨟相陵罵超亦昞衡嘯歎
未之數也他日賁曰我之與卿誰相
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膽

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遊處獨
房屏絕賓侍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
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蛛蟀鳴壁
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虫鳴聒耳塵
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
聞此聲是代籥管塵隨風來我未暇
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
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年有慧安道
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
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揚
華同哀
釋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
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
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
轉捷則撫掌累嘆思與僧也隆昌之
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
藹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
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擁體饘粥
糊口茹菜充飢而未曾以貧寒變節
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與粹理悟
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
嚴龍光慧生問曰諸沙相攜並得成
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偏

雅清虛履令用古春舒文義優遊教
理鈎深致遠善能辯授廣而未論莫
興爭先此乃道法之所寄也蓋公精
勤經論博綜有叙同其業者重其情
性惻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並遣
礼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
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
體羸不堪華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
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緇公情性和理
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
妨尋不患不成美器自蹇學之成也
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閑門靜處坐無
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
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頗
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法之風覩而
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
整住襄陽未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畚
男人未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
肴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吴郡海鹽人初出家
為宣武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
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上京住道
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

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謔博 [illegible]左
弈自娛而偵造次之機闕無對辯人
聞席上納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
攻名教傷衆演散感慶新闡及至解
名析理應　變无窮雖逢剋敵巧談
爭有折其角者講席甚連學人影趣
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惠
雅相欽貴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
覩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
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万即
賑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
貲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疎率不事
形儀衣裳塵滓未曽舉意浣濯同旋
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襞則披襟待
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
三十有九同寺有曇雋者以遊學顯
名通貫衆經兼勤礼誦風素一槩寒
暑弥威侍中王慈晃李司徒長史江
草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
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
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曽不留心諦
視遍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爲

[illegible]去
外充所養使獻被悲咽良久乃止他
日往傳究寺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
歎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介乎自是
專務道學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往
師後房房木朽故忽遇飄風吹屋欹斜
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
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嘆曰猛
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
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
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途相遇雖則
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
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
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
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
業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是法
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譚思通微易
鉤深與乃從其成業齊大傅蕭頴深
相欽屬及領荊州携遊七澤請於內
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是應
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
字先來英舊人各屠情諮當今日望
世玄宗遂無歸擬深悽悢惻時感重
其謙退及蕭氏將覺贈別麈尾鮻几

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
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祈
請滿為覆述光律涉文洞明與奪盤
根之結了無遺滞遠樹名聞徹居重
疊作經作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
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于内
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嘗
行條章富博顧操取簡要以類相從
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
專功抄撰辞不獲免每侍御進對揚
與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禮故使二宮
周供寒暑優給當時名輩並蒙殊致
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成忽
遘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
親自怡色温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振
退而流涕中使參候晨宵不絕徹自
惟將卒奉啓告辞皇心載軫於萬壽
殿時内外樞揆一時慟絶以呈徹表
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何運明
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
復遺恨但知恩知慶輙欲言之明徹
本出東莞賤民無已微有善識得廁
釋門絜閑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豊

道微得善性運未不輟遇會昌時遂
親奉術遂提携法席且仁且訓偕沫
恩與恒頭舒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
報窮便歸塵土何變聖世何可亟言特
顏陛下永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
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為淨土勝
果遐流雜客遠集明徹以奉值之慶
論道之善脆億代逢生猶奧奉覲惟
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
夢雖欲申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
誠謹遣表以聞物苦省躭增其憂耿
人誰不病何以邊經過甚法師至性
堅明道行純備往来淨土去留安養
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
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
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来緣影如所
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
生亂想覽見筆悽遠不復多云帝因
於寺為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
神筆製懺頭文事音遂率寺夢即普
之舊基勅給東國秘器凶事所資隨
運三年十二月七日也變之于延林寺
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
住北倉寺為曇貞弟子貞清素潔嚴殊
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
充食敢麁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
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
及鉤深造微未有達開者也而流誕
自恃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發憤
快西遊住禪眾寺仍從柔次二公學
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
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
無昇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
躁銳無敵不攻有時竊發潛登
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
顯名吏部尚書瑯瑘王峻永嘉太守
吳興丘遲皆捐敬推賞頻求勗誡後
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
風歛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尒
講道相接道俗嘆服沙門智藏後進
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
賓僚滄惋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
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釋迦說法多
寶踊現法師指南令眾而遣客何耶
藏有慙色以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朱氏荊州江陵人早年（續高僧傳[illegible]）
離俗住瓦官寺情性貞亮不務馳競
耳不妄屬口不狂言修身潔已動靜
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服勤
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率業
盧弊飲食蔬儉遇值年飢入里不給
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
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歡
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
歲儉國窮守操清貧馳務不營含積
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金楚弘宣有
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光人九歲
出家雋秀之譽不齊凡類住魏洛下
之居廣德寺為沙門道記弟子年十
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
謂曰後來搭持者其在汝乎及至年
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備講之業卓
犖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
齊名時人目建為文句無前貞為
入微獨步貞乃與建為義會之友道
俗斯附聽眾千人隨得襯施造像千
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

光悅並折腰頂礼諮奉戒訓會魏德
衰陵女人居上毀論曰興猜忌逾積
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
朝礼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宣
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
夕死吾无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
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
為追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
僧建清河人沙弥之時慧從出類及
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聡道衍法貞
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
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眾恒溢千
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進談賞以
継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
高陽王元邕丞相延請累宵言散用
祛鄙恡式清㝡嘉會一無逮者輙云
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遥眼
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河
園寺武帝好論義旨勑集學僧於樂
受殿以次立義每於寺論成濟後業
有逾於前慧聡立心閑豫解行遠聞
道衍博習多通雅得師業並終于
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
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
弘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愜憑懷齊建武元
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
衆經涉數載義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
儁警智慮過人但恨迥忽不倫動靜險
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
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
蒱摴使酒挾氣終日狼荒无所推下旻
累諫曉喻返以為讎因尒改塗復從智
藏採聽先業自建講筵貲財周贍勇勵
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侍
我何能久侍人 乃廣寫義疏貴市
王征南尚書緘封一簏有意西歸同寺
慧濟譏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
章今卿白簏未来判无講理淵曰殊不
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挾西返還住舊寺
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
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已沙門智訓
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
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
一州為牧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
於事成知當必敗因尒出郭於路以刃自

刎時年六十一矣即普通七年也彭門
念慧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
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采度通
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履信不交世務
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
學宗為諸雄辯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
年始入禮甞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
復了無漏失賓撫其首曰令使吾門不
墜者其在尒乎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
聰儁可期神幽冥長濟愛海年十二勑
令出家為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
廉直戒品氷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
講十誦詢後住治城寺持操高尚勤辛
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禀經論散憂伽
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
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
人嘉其清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
悉為注記雖无大才而弥綸深極同學
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六年卒春秋
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海陵人
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慧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

七歲出家住攝溪寺為惠景弟子号清恒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捴刑僧正以節儉聞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一年以衆大諠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受學通三玄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超因遇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鏡其纖密靈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食聽毘尼裁得數遍集乃嘆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勑還為壽光學士又勑與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為十卷而聰德進今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群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抗擊前敵默然斯亦無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聲而此衣食趣濟營貲未幾後無資畜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者要請相携於

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
平侯蕭昺遊夏口復屈俱行法道又
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趍二
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
年五十有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
目其母哀其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
以為窮之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
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
盛興齋講母携玉赴會一聞欣領曰
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
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
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
略詞旨氣攝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
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
毀過礼茹菜奉齋伏塊持操三年野
宿鄉黨重之後聘閱附道修整前業
覽卷便誦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
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
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
羅跨轢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敘
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耆年
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

續淨傳燈書 第二十三張 左 [illegible]

蓮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
聞聲即憶其名義斯捻持之功莫與
尚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耳對行往
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弥隆餘抵生来
結指頷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至必
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
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
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
東慕司此執心難成迴向便願生蓮
華佛國曉夕勤到指不久留身無疾
瘵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麈尾
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
之也並共驚之王曰願與蓮同世非
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
岸也布薩之後便卧疾於鄴城北王
家神氣無昧督柜如常動京大德並
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搁糺從東而
来異香經逵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
如讃唄之響清亮宛然當尒之時足
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卒後十
日香氣乃絶大衆哀仰如臨雙樹王
氏昆季俱制縗經與諸門人返其屍
而葬焉

[illegible]傳者事十張左

後梁荊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彰夙章侍

中玉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

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擢行外彰深

相推重後遊談論肆縱辯天垂曾難

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聞出座嗟

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

勅吾言殿義集登即欽挧如流帝有

嘉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勝鬘義疏

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惡遷深窮

理窟持論數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

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題之中興

荊鄴正位僧端職任基目道風飈舉

恂恂七衆不齊而成普晉氏始置僧司

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

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鐵言起廢怡

然從政以天監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

神大會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

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栗

自然家貧親老躬養或闕後名德既

立供親腴旨進饋盈陳及處艱憂毀戕

致滅年 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

生一而若寐覩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九張 左

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是
凡論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
皆製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深明論
之法名也自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
攝經問道十有二年終識菩薩功由
善導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既
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隴述德
如左

續高僧傳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